



美国最特别公民的私人生活、
个人品格和喜怒哀乐

父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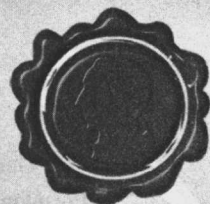
❧ 美国总统与女儿们的书信 ❧

杰勒德·加沃尔特
(Gerard W. Gawalt)
(美) 安·加沃尔特
(Ann G. Gawalt) 著
陈加丰 叶凯 译

❧
*First Daughters
Letters Between U. S. Presidents
and
Their Daughters*
❧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First Daughters: Letters Between U.S. Presidents
and
Their Daughters*

父与女

美国总统与女儿们的书信

(美) 杰勒德·加沃尔特
(Gerard W. Gawalt) 著
安·加沃尔特
(Ann G. Gawalt)

陈加丰 叶凯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Gerard W. Gawalt, Ann G. Gawalt. First Daughters: Letters Between U. S. Presidents and Their Daughters.

Copyright © 2004 b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Published by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通过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5-24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与女: 美国总统与女儿们的书信/(美)加沃尔特(Gawalt, G. W.)等编; 陈加丰, 叶凯译.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1

书名原文: First Daughters: Letters Between U. S. Presidents and Their Daughters
ISBN 7-111-17455-0

I. 父… II. ①加… ②陈… ③叶… III. 总统-家族-书信集-美国 IV. K8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1579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刘照地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18mm × 1020mm 1/16 · 13.5印张

定价: 32.0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友谊篇

南北战争结束后，父女之间写友谊信成为一种时髦风尚。毋庸置疑，有许多总统和女儿，既是感情深厚的父女，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你写的那封长信简直太棒了，要是你知道爸爸看完后乐得心花怒放，你今后肯定会多给他写几封的。”

——杜鲁门致女儿

教育篇

在总统和女儿的书信中，任何话题的地位都无法与教育话题相比。

“对于一个淑女来说，最大的褒奖就是拼写无误。你惟有德才兼修，方能使我欢悦。”

——杰斐逊致女儿

婚姻篇

任何感情都无法与女儿结婚或父亲再婚时的复杂情感相比。本篇遴选的书信揭示了总统和女儿在这个人生特定时刻各自的愉悦和痛苦心情。

“他是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毋庸置疑，一个有理智的女人和一个傻瓜的结合永远不会幸福。”

——华盛顿致孙女

健康和安慰篇

身体安康与否是总统和女儿书信的主要话题。虽然总统是万众仰慕的人物，但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凡人情感。

“你能不能劝你妈妈雇他当厨师，或在像白宫之类的大饭店里给他找份做饭的差使。但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这是我的主意！”

——富兰克林·罗斯福致女儿





作者介绍

杰勒德·加沃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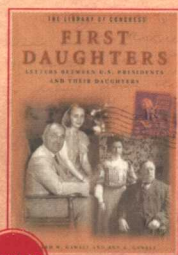
Gerard W. Gawalt

研究历史长达三十多年的资深学者，现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总统家族文稿馆馆长。他本人编撰和协助编撰了多部历史著作，还以历史学专家和权威的身份在诸如“今日秀”等由美国电视台主办的总统系列节目中频频亮相。

安·加沃尔特

Ann G. Gawalt

杰勒德·加沃尔特的女儿。独立开业的律师，目前为美国政府服务。她本人酷爱历史，并对妇女在法律和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兴趣浓厚。



原版书

封面设计·黄晓飞

推 荐 序



“请给我们学校打个电话，就说您要乘2点10分那班公共汽车回家。因为我觉得，昆汀（Quentin）想找个人和他一起玩。”这是小艾塞尔·罗斯福（Ethel Roosevelt）写给她父亲，身居白宫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一封信。这封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美国总统和女儿关系中极为人性化的一面，即使这位父亲是个家喻户晓的“疯狂骑士”。

国会图书馆珍藏了美国23位总统的私人手稿，艾塞尔的信不过是沧海一粟。本书系从国会图书馆和各家总统私人图书馆精心收藏的、卷帙浩繁的手稿、著作、微缩胶卷、印刷物和照片中萃取精华，为探究第一家庭的特殊家庭关系开辟了一扇独特的视窗。

在国会图书馆出版的美国总统私人文稿中，本书当属最新力作。该馆出版发行的总统私人文稿精品不胜枚举，最近出炉的还有一部插图传记，书名为《托马斯·杰斐逊：自由真谛》。此外，国会图书馆还一马当先，开辟了数字化文献查阅服务，目前，世界各地的人们，上至耄耋老者，下至稚幼儿童，均可登录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www.loc.gov>，查阅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四位总统的手稿和著作。

本书洞幽烛微，帮助读者从不同深度和广度解析父亲和女儿各自对家庭关系的看法。书中的许多私人书信属于首次公开，它们将使读者体验惊奇、愉悦、启迪，还有哀伤的情感跌宕。

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有31位是有女之父。作为父亲和女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剑拔弩张，有时冷漠疏远，有时只限于私下感情，有时又僭越父女情长。本

IV

书精选的资料和图片深刻地披露了父亲和女儿的各种情感、想法和打算。

本书采用的是主题分类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读者感同身受，亲身体验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父母关系演绎过程，以及身为总统必须面对的与时俱增的公众压力。依据编辑宗旨，本书把友谊、忠告、教育、婚姻、生育、勉励、健康、安慰、海外冒险、家庭生活等列为重要主题。

总统与女儿们的书信多达上万封，本书如大海拾珠，仅仅萃集了其中的极少部分。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前进步伐，越来越多的总统手稿收藏机构会以国会图书馆马首是瞻，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开放这些手稿。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家的私生活及其家庭成了全球公众拭目关注的焦点；借助安全且日新月异的电子手段进行传递的私人信息量正在飞速增长。本书把作为国家最公开化人物的早期手稿汇编成集，以昭示深藏于他们内心的思想和打算，以及人生经验。本书秉承了国会图书馆的一贯传统，使美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博爱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詹姆斯 H. 比林顿 (James H. Billington)

美国国会图书馆

前言



父女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昵关系，即使父亲成为万众瞩目的总统后，这种关系也一如既往，不会有丝毫的更动。

叱咤风云的领袖与爱女的书信，不仅披露了维系这种亲昵关系的成因，也从一个美国公民乃至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出发，充分揭示了总统全体家人为追求独立和伟业而倾注的全部心血。本书精挑细选，从成千上万封书信中萃取精华，以供读者分享总统与女儿的特殊亲昵情感。这些个人书信如抒情诗，未经任何外部的人工雕琢和牵强诠释，直言不讳地向读者敞开心扉。

总统与子女的书信常常是彼此亲切沟通的工具，因为，总统们日理万机，要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家庭之外的地方——统辖武装部队，管理政府行政部门，处理国家事务，出外访问，履行其他职责——所以，他们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寥寥无几。正因为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屈指可数，书信就成了总统维持与家人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在谈及自己的父亲杜鲁门总统时说，由于他长期不在家，“为了让自己放松，让我得到慰藉，也为了弥补长期离家的缺憾，他就给我写一些闲聊性质的信。”^①

对许多总统及他们的女儿而言，总统的职责也波及到他们之间的通信，产生了一些适得其反的影响。有的总统与子女的书信极少见诸公众，有的总统自己口述给子女的信是由秘书代为执笔的。有人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让秘书捉刀，即由秘书拟稿成文后，再签上自己的大名。现在保存的书信多数是手写的，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等人的一些书信则不然，连自己的签名也是用打字机打

① Margaret Truman, *Letters from Father: The Truman Family'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Arbor House, 1981), p. 11.

就的。加菲尔德 (Garfield)、海斯 (Hayes)、塔夫脱 (Taft)、富兰克林·罗斯福 (F. D. Roosevelt) 和约翰逊 (Johnson) 等总统承认, 由于工作繁忙, 他们抽不出时间亲自给子女写信, 有时只得口述, 请别人代笔。一位总统的助理说, 总统写给他母亲的信多半出自他们的笔下, 包括母亲节的贺卡。

有时, 总统们对给孙辈, 而不是给子女写信, 更加兴致勃勃。西奥多·罗斯福写给“孙辈的一些信”如同远古时代的壁画, 子孙们只有在一番冥思苦想后, 方能解悟其中的含义。然而, 这位“疯狂骑士”的做法绝非独树一帜, 杜鲁门、塔夫脱和威尔逊 (Wilson) 等人写的一些家书也是如出一辙。

家庭成员常把个人书信当做表达情感和内心想法的工具。在塑造公众形象方面, 总统及其女儿们都是技艺高超的行家里手, 而目的则是, 在光大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同时, 保护自己的私生活不受侵扰。西奥多·罗斯福在短信中流露的多愁善感和儿女情长, 与他那“疯狂骑士”的桀骜公众形象, 形成了判若云泥的鲜明反差; 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和乔治·华盛顿在公众面前摆出的冷峻和孤傲的形象, 在他们脉脉温情的家书中灰飞烟灭, 荡然无存。有时, 这种公众形象也在私人书信中彰然昭示, 因为不少信的谈论主题只是如何保持良好公众形象的具体做法。然而, 这种表里有别的双重性格, 也正是我们编辑这本家庭书信集的兴趣所在。

实际上, 第一女儿们所信奉的为父亲的事业赴汤蹈火, 牺牲自我的理念, 才是这些书信真正生辉之处。她们时时刻刻生活在公众的视线之中, 一言一行都是所在时代媒体深研细究和喋喋讨论的话题。她们的私生活常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成为满足“公众需要”的商品, 或者, 她们俯首下心, 驯服地听从父亲办公室的发号施令。决定个人和父母荣誉或厄运的机遇始终在她们头顶上萦绕盘桓, 从乔治·华盛顿时代到当今时代, 这种总统子女必须面对的现实依然如故, 没有丝毫的改变。

父亲们所扮演的公共角色自然是读者对这些书信感兴趣的首因, 然而, 写信人的内心想法、真实情感和世俗常态, 也会让读者意趣盎然。特别是在电话和互联网成为我们的主要通信手段之前, 个人书信就成了跨越山川横阻的惟一联系手段。仅凭这一个理由, 总统书信就足以让那些对美国第一家庭生活兴趣浓烈的人如获至宝, 喜不自禁。

VII

开创收购总统手稿先河的是美国国会，1834年，国会以25 0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乔治·华盛顿公开发表的手稿。其后，国会图书馆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历届总统私人手稿的栖身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查阅自乔治·华盛顿到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等23位美国总统的私人手稿。此外，国会图书馆还出版了大量论述美国总统的书籍，备有供研究的微缩胶卷，现在又开通了网络查询服务。研究总统手稿的著作多以历任总统的政治和履职活动为探讨重点，有时也对他们的妻子和儿子品头论足，但专门论述总统及其女儿们特殊亲昵关系的著作却一本也没有。不言而喻，作为一家珍藏总统私人手稿如此之多，可谓汗牛充栋的机构，以及一家以提供这些手稿研究服务而著称的重要部门，汇编一部总统及其女儿们的个人、私人书信集，以饕餮公众在这方面的雅兴，自是不容推辞的责任。

帮助读者从不同深度和广度理解信中表达的情感、思想和打算，是结构编排的原则。为了透彻了解写信人的想法和动机，所有信件尽可能地原文刊载，力求不做任何删减。这种按主题梳理脉络的编辑方法可以确保读者感同身受，从写信人的立场和观念出发，领会他们在各自私人 and 公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书信遴选的范围是馆内现藏文献；标准则是信件的可读性、内容性以及当代鉴赏性。

为了使这些书信保持写作时的原貌，读起来真实直白，流畅自然，我们从编辑角度对这些书信结构做了细微调整并加以小注。在转抄书信时，编辑对原稿中的拼写和语法未做任何改动，目的在于保全作者的写作特点，以及所处时代的语言标准。因此，本书的编辑并不想附庸风雅，用现代英语的拼写及语法加以改正。需要申明的是，以前出版的某些信件内容曾做过修改，但这些修改反映的只是彼时代的编辑希望规范拼写和语法的良善意图。

汇编如此一部书信集，意味着要接受一些独特的挑战，因为绝大多数的书信从未见诸公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总统们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缘由，对这些信件严加保密；其次，诸如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或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more）与女儿的书信犹如例行公文，据猜测，这些信要么不是出自他们的手笔，要么已被销毁，或是已经丢失。最后，我们只发现某些总统（例如格兰特）写给女儿的信，却未发现女儿的回信。即使有的话，想必这些信件已不复存在了。

这个问题与收藏这些手稿的机构本身多少有些干系。过去，国会图书馆主要

是收藏联邦政府收购的总统公开手稿，而政府收购的总统私人手稿（譬如托马斯·杰斐逊）并不在收藏范围之内。只是在总统私人图书馆成立和国家档案馆内的总统手稿堆积成山之后，国会图书馆才转而把总统私人手稿列为重点收藏对象。

为收藏机构各行其道推波助澜的是私人价值观。这种观念认为，家庭书信属于“高度隐私”的范畴，不宜公之于众，同时，它们也不具备激发公众兴趣的重要性。再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公众只对总统本人写的书信情有独钟。隐匿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即男人手稿如同珠玑，女人手稿不及敝屣。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例，他的文集中有一小部分是枯燥乏味的法律信件，也有一小部分是生动有趣的家务书信（操持蒙蒂塞洛家业的是杰斐逊的妻子玛莎，而后是他的孙女们）。但文集只把他的法律信件列入编目和索引中，对家务书信却只字不提。这种偏颇狭隘的观念，使多少总统家庭女性成员写的书信和资料默默湮灭？被家人出于好心秘密收藏，最后却随历史变迁而丢失的私人信件有多少？被家人因善意而销毁的私人信件又有多少？

重要的不是设法重修历史，而是要从写信人的社会背景出发解读信的写作风格和内容。黑奴的使用和待遇成了内战前的历届总统和女儿信中必定探讨的话题。遗憾的是，这些话题的性质却取决于他们每日的心态。那些被多愁善感的当代人视为俗不可耐的话题，譬如猎狗和美洲狮展开厮杀，却为某些总统所津津乐道。1901年1月18日，西奥多·罗斯福在写给小女儿艾塞尔的友谊信中，毫不犹豫地就猎狗与美洲狮搏杀这个话题，高谈阔论了一番。

另一方面，身为总统的父亲能为女儿提供超凡的智慧和现实的理性。尽管时代更迭，斗转星移，这些智慧和理性始终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1794年9月14日，乔治·华盛顿在给他小孙女的信中写道：“爱情是威力无穷的妙物；但像所有美味佳肴一样，终日饱食，也会让人腻厌。可以肯定，当第一波激情开始消退时，爱情将变成鼠疫。此时再痛定思痛，冷静地回味反思，未免为时已晚。必须明白，爱情是一种过于精致的食物，不能只靠它来维系人生。”

虽经岁月的风雨沧桑，写信人的质朴情感始终光艳夺目，熠熠生辉。从总统和女儿的各种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喜怒哀乐，他们相互袒露的感情都是发自肺腑，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但是，总统圈子是一个以政治为核心的环境，因此形象就成了举足轻重的要

素。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杜鲁门等人时刻关心自己女儿在海外的印象。塔夫脱忧心忡忡，担心一项自由写作计划会贬损或削弱自己女儿（实际是他本人）的公共形象。其他总统也常庸人自扰，小题大做，对自己女儿的体态仪容、穿着打扮、学习成绩、朋友结交，甚至从事的慈善工作都要置喙。例如，约翰逊总统对自己女儿体重和扮相的评论让一些读者忐忑不安，其实，父女间有关这些话题的讨论既轻松舒心，也属人之常情，何况这些都是当代父母要操心的问题。但总统则不然，他的特殊身份犹如一个多棱镜，不仅能放大与其相关的任何问题，也能把其阐述的任何观点加以扭曲。父母和子女所承载的压力可以导致自我主义分崩离析，或促成个人抱负圆满实现。纵观整个历史，总统和女儿书信中凸显的最大亮点就是镇定自若，心如止水。

有多个女儿的总统和各个女儿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在他们的书信中得以体现。托马斯·杰斐逊在写给大女儿玛莎的信中常常谈到庄园的经营问题，但在写给小女儿玛丽的信中，却闭口不谈这类问题。从公开发表的伍德罗·威尔逊写给三个女儿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书信无论是在风格、内容和数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与写给玛格丽特的信相比，杰斐逊写给杰茜和艾莉诺的信不仅内容更完整、更详尽，也表达了他对公共和政治事件的关切及看法——但不管写给哪个女儿的信，字里行间都充溢着父女之间的浓浓亲情。西奥多·罗斯福似乎从未给幼年时代的艾丽丝写过信，相反，在此期间，他倒是经常给年轻的艾塞尔写一些充满温暖话语的信。另一方面，罗斯福写给长大后的艾丽丝的信，突出反映了父女二人在政治上的共同利益。

在一些总统和女儿的书信中，还提及了家庭关系的不幸和破裂。导致家庭内讧的原因通常是丈夫的原配夫人（女儿们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续弦的问题。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在第一夫人死后，又老夫少妻，娶了年龄相差甚远的年轻女人。从他们的手稿中（本书信集未择录）可以看出家庭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纷和干戈：泰勒乞求女儿给予宽容和谅解，而哈里森则中断了和女儿的通信联系。另一方面，从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女儿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家庭成员积极介入他的再婚问题后，父女之间的感情得到迅速升温。西奥多·罗斯福之所以在艾丽丝幼年时未给她写信，恐怕要归因于第一夫人（艾丽丝的母亲）的不幸离世，而他在自传中并未提及这段人生

经历。人们通常把杰斐逊总统视为专横跋扈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女儿们颐指气使，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且不许她们过问他的私事。这也许是一个长期脱离家庭，让自己的子女置于另一个人监护之下的单身父亲出于舐犊之心而做出的反应。这些行为举动正常而自然，完全出自做父母的天性，对此，大千世界的每位父母恐怕都会产生惺惺相惜的共鸣感。

无论是总统和女儿，士兵与家庭，还是短工和家人，举凡与历史连襟的私人书信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些书信犹如扇扇心灵之窗，成为我们探究伟人或无名氏个人思想和内在情感的途径。信中披露的思想和情感有时清晰透彻，有时模糊含混，有时扭曲变形，但这些书信确实充满了意趣，令人回味无穷。本书信集的独特魅力之处就在于：为公众了解大多数美国总统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视角。

目 录



推荐序

前言

通信人生平简介 / 1

1 友谊篇：“你的信写得不错……” / 25

2 忠告篇：“惟有忠告和劝诫才能……” / 56

3 教育篇：“非常有意思的课……” / 73

4 婚姻篇：“我们深深相爱” / 104

5 生育篇：“取胜的关键是勇气……” /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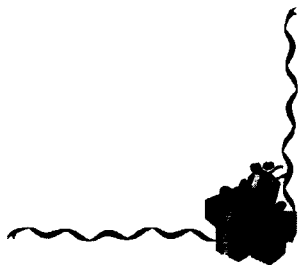
6 勉励篇：“您最近取得的成功” / 143

7 健康和安慰篇：“这真是令人悲痛欲绝的消息” / 155

8 海外篇：总统及其家人经常进行海外旅行 / 179

9 家庭篇：“那些物品都是用惯了的东西，需要保留……” / 187

译者后记 / 200





通信人生平简介

1. 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1732—1799）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是奥古斯丁·华盛顿（Augustine Washington, 1694—1743）与玛丽·鲍尔（Mary Ball, 1708—1789）的儿子。他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担任弗吉尼亚军司令，军旅生涯辉煌显赫。辞去军职之后，华盛顿到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定居，成为农场主和州参议员。1759年，华盛顿和富有的寡妇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Martha Dandridge Custis, 1731—1802）结为连理。作为弗吉尼亚州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革命运动领袖，华盛顿于1775年被任命为美国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在率领美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华盛顿深孚众望。根据新修订的联邦宪法，他于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联邦总统。华盛顿共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在第二任期届满之后，他宣布退休，回到了芒特弗农的家中。1798—1799年，因法国人进犯，华盛顿总统再度出山，被任命为联邦军队总司令，和法国入侵者决一死战。

华盛顿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但他收养了玛莎带来的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他的继子约翰·帕克·卡斯蒂斯（John Parke Custis, 1755—1781）去世后，华盛顿和妻子收养了约翰留下的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中的玛莎·帕克·卡斯蒂斯（Martha Parke Custis）、伊丽莎白·帕克·卡斯蒂斯（Elizabeth Parke Custis）和艾莉诺·帕克·卡斯蒂斯（Eleanor Parke Custis）从小就和华盛顿夫妇形影不离。她们的童年时光主要是在芒特弗农庄园和首都度过的。依照正统血缘观念，玛莎、伊丽莎白和艾莉诺都不是华盛顿的嫡出孙女，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确实非同寻

常，而人们对这种关系也给予正面评价。

伊丽莎白·帕克·卡斯蒂斯

伊丽莎白出生于马里兰州芒特艾里。1776年8月21日，在伊丽莎白降临人世的当天，约翰·帕克·卡斯蒂斯（Elizabeth Parke Custis, 1776—1832）在给他母亲玛莎的信中写道：“她长了一副双下巴颏……，虽然胖胖的，却有一头细密的黑发和一双点漆般的黑眼睛。总而言之，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也是最可爱的小宝贝。”1794年，华盛顿总统曾向伊丽莎白提出过语重心长的告诫，两年后她就结婚了。伊丽莎白的丈夫名叫托马斯·劳（Thomas Law），是英格兰裔美国人，他父亲埃德蒙（Edmund）是卡莱尔的一位主教。虽然玛莎把劳形容为“东印度和卡莱尔主教兄弟会赐予的幸运男人”（玛莎·华盛顿1798年5月17日写给萨莉·卡利·费尔法克斯（Sally Cary Fairfax）的信），但1811年，伊丽莎白和托马斯还是离婚了。1804年8月，两人签订了分居协议。协议规定，伊丽莎白每年得到1500美元的赡养费，女儿由托马斯负责监护。

艾莉诺（内莉）·帕克·卡斯蒂斯

1783年，在寡母艾莉诺·卡尔弗特（Eleanor Calvert）（娘家姓）嫁给戴维·斯图尔特医生（Dr. David Stuart）后，艾莉诺（Eleanor（Nelly）Parke Custis, 1779—1852）便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由于要接受私人家教和祖父母的教育，因此艾莉诺的少女时期是在华盛顿总统家中度过的。为方便艾莉诺和自己的侄子劳伦斯·刘易斯（Lawrence Lewis, 1767—1839）成婚，1799年，华盛顿宣布作为艾莉诺的法律监护人。两人于同年2月22日举行了婚礼。这对夫妇共生育了8个孩子，并在华盛顿总统赠给他们的伍德罗恩地产上建造起自己的家园。

玛莎·帕克·卡斯蒂斯

和自己的姐妹们一样，玛莎（Martha Parke Custis, 1777—1854）在其父于1781年病故后，和祖父母共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1795年，玛莎与托马斯·彼得（Thomas Peter, 1769—1834）结婚。婚后，夫妇俩主要是在新建的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镇安家度日。玛莎共生了6个子女，是华盛顿交际场中赫赫有名的上流贵妇。



2. 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1735—1826) 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县, 是老约翰·亚当斯 (1691—1761) 和苏珊娜·博伊尔斯顿 (Susanna Boylston, 1699—1797) 的儿子。亚当斯毕业于哈佛大学, 在投身革命和政治之前是一名开业律师。1764年, 他和阿比盖尔·史密斯 (Abigail Smith, 1744—1818) 喜结良缘。史密斯不仅是亚当斯的人生伴侣, 亦是他的良师益友、政治顾问和业务主管。作为大陆会议的代表, 亚当斯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 此前, 他还出任了美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公使。在华盛顿总统执政的8年期间, 亚当斯一直担任他的副总统。1796年, 亚当斯终于夙愿以偿, 经过选举, 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在总统任期内, 他的突出政绩是和法国打了一场双方心照不宣的非公开战争以及和政坛对手进行过几场犀利交锋。

阿比盖尔·亚当斯

阿比盖尔·亚当斯 (Abigail Adams, 昵称阿梅莉亚 (Amelia)、埃米 (Emmy)、纳比 (Nabby), 1765—1813) 生于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县, 是约翰和阿比盖尔的第一个孩子。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她把恪守孝道, 做贤妻良母视为女人必须信奉的道德准则。

17岁时, 纳比和波士顿的年轻律师罗亚尔·泰勒 (Royall Tyler) 订婚。但约翰和阿比盖尔认为她年纪太轻, 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一心想要拆散这对小鸳鸯。约翰出任巴黎公使之后, 嘱咐亚当斯夫人来法国探亲时, 把纳比也带上。正如父母期望的那样, 这次横渡大西洋旅行, 最终导致纳比和泰勒的婚约关系裂解。

1785年, 约翰·亚当斯成为美国驻大英帝国首任公使后, 纳比又随同父母去了伦敦。泰勒的杳无音信令纳比伤心不已, 此时, 一位上了年纪, 但英俊潇洒的独立战争老兵, 使她怦然心动。纳比在解除与泰勒的婚约之后, 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嫁给了纽约人威廉·斯蒂芬·史密斯 (William Stephen Smith)。史密斯是纳比父亲的副官和美国公使团的秘书, 两人于1786年6月26日正式结婚。

事实证明, 纳比的婚姻十分不幸, 丈夫常年在外不归, 不是在西部做地产投